

百姓情怀

平凡人生·点滴感动

## 支书黄金尧

讲述·广敏

黄金尧生前是永安县贡川公社立红大队党支部书记,今年是他去世30周年。时空流转,岁月飞逝,但54年前的一幕幕,依旧驻在我心间,清晰如昨,感动永恒。

1970年初夏,我父母接到“下放劳动”的通知,我们家生活轨迹骤然转变。两天后,外婆和我便随父母来到了距离省城三百公里之外的永安县贡川公社。原定安置在红卫大队,不知何故,临时又被调整到了立红大队。那一夜,我们搭上了前往西北的火车,从夜幕低垂的8点直至第二天凌晨3点才抵达永安站,随后,又坐上了伐木场的卡车前往村里,一路颠簸,担惊受怕,不知前程何在。

黄支书早已在村口等着我们。由于接收任务来得突然,村里来不及做任何准备,黄支书把村部腾出一间,作为我们的“新家”。村部十分简陋,什么都没有,古人所言“家徒四壁”,大抵如此。那个夜晚,我们一家人睡在了两条长凳和两块大门板拼起的“床”上,山风从墙缝隙中吹了进来,月光洒在屋内,蚊香燃起的袅袅烟雾缓缓升起,那情景印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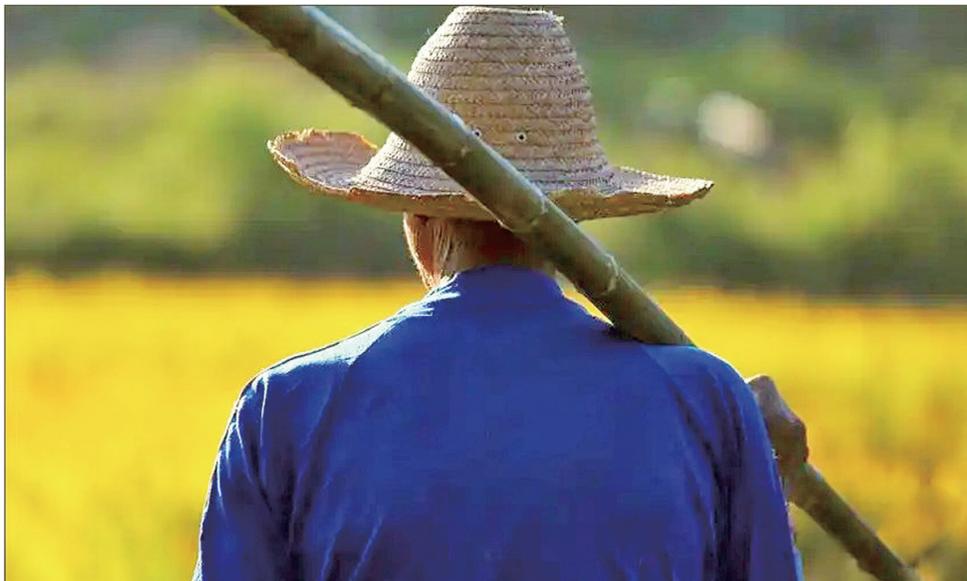
刻脑海,至今不曾忘记。

第二天清晨,我好好地逛了逛“新家”。这是一处两层木结构房屋,楼下四小开间,依次是赤脚医生就诊点、大队财务专用账房,柴火间和厨房,楼上原来是大队开会的地方,现在住着我们一家四口。黄支书一早便来看望我们,问长问短,还随手捎了几枚新鲜鸡蛋。他四十来岁,一脸黝黑,长得淳朴精干,一看就是经历过风雨,见识过世面。在他的带动下,村里的乡亲们陆续到家里串门,他们对“下放干部”既好奇又热情,问了我们好多城里生活的情况。这样一来一往,我们对新的生活环境渐渐熟悉了起来,也对黄支书有了更多的了解。

黄支书是社员心中的主心骨。他出生于1931年7月,1954年8月加入中国共产党,担任过村民兵指导员、互助组组长、治安主任,乡耐火厂车间主任、乡长等职。他年纪不大,阅历丰富,话语不多,办事利索,由于做人做事公正厚道,在村里威望很高。他的爱人罗大婶也是一位了不起的女性,当过妇女连长,还是一名接生员,也算得上大队的巾帼女杰。夫妻俩志同道合,乐于助人,十里八乡都有很好的口碑。

我们来得仓促,准备不足。当时村里还没有通电,晚上照明全靠松脂,条件好的家庭才用得上煤油灯。好在黄支书家有存货,他拿了一大把松脂给我们。松脂点燃后,虽然有点光线,可以照明,但燃烧后一直冒着烟,气味呛鼻。尽管这样,我们还是挺开心,可以围着光亮吃晚饭,借烟驱赶蚊虫,还能在微弱的光线下看看书,做点家务。这一大把的松脂,陪伴着我们走过了最初也是最难的农村生活,熬过了一个又一个漫漫黑夜,也度过了一段囊萤照读的学习时光。

黄支书是个细心人,看到了我们住所里凹凸不平的墙面和不时飘落的粉尘,便四处搜罗了一叠旧报纸。要知道,那时候,报纸是值钱货,不是谁都有,也不是谁都愿意给的。几天后,他来到了我们家,用那双布满老茧的双手,将一张张泛黄的旧报纸糊在斑驳的墙上和漏风的窗户上。虽“洛阳纸贵”,但人心更可贵。那些报纸如同时间的碎片,被巧妙地拼接在一起,原本冰冷的墙壁仿佛被赋予了生命,变得温馨而多彩,为我们的小屋增添了几分喜气与生机。



没过几天,黄支书领着我们在村部侧面的山坡地上开垦了一块菜园子,还拿出自家的菜苗菜籽,手把手教我们耕地种菜,自给自足。这块菜园给我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,我们意识到,从这个时候开始,我们也是村里的社员了。我母亲最开心,虽然已离开农村20多年,但培土播种、护苗除草……农活技术依旧娴熟,仿佛从未离开过田埂。到了冬季,还能腌制些酸菜萝卜与乡亲们分享。说起种菜,就不得不说那浇菜的肥料。那时没有公厕,黄支书为刚从城里来的我们赶制了两个大的木桶,既解决了如厕的窘境,又收集了农家肥,实在是一举两得。

有一天,黄支书特意送给我们一只正在下蛋的母鸡,他憨憨地笑着说,这只母鸡很会下蛋,有了它,就能经常吃到新鲜的鸡蛋了,还可以再孵几只小鸡。那时村里的家禽宝贝得很,黄支书大方相赠,我们别提有多感动。至今还记得,那母鸡羽毛丰满,色泽鲜艳,眼神锐利,脚爪有力。好像是这只母鸡给我们带来了福气,我们的新生活也有滋有味、有模有样兴起来,增添了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的好彩头。

逢年过节,黄支书更是没有忘记这些“下放干部”。在山村的第一个春节,他将家里那头年猪杀了,换了点应急钱,但特意留下猪肝,切了一大块送到我家。那新鲜的猪肝还冒着热腾腾的气,仿佛带着春天的气息和山里人的暖意,我们感受到的不仅仅是食物的分量,更是黄支书那份真情厚谊。

黄支书对人对事心里有一杆

秤,当时我父母的组织生活还没有恢复,但他却请我父母参加村里的支部活动,传达学习文件也不落下。他跟我父母说,“你们下放到农村来劳动,参加支部活动是不能少的。”这给我父母莫大的宽慰和鼓励,让他们寻到了坚持坚守的动力。

黄支书还是个木工师傅。有段时间,他经常木工房里忙碌着,不知道在雕刻什么大作。1972年初春,我父亲被安排进了永安城关,在县建筑公司劳动。当我们收拾好行囊,准备告别时,黄支书搬来一张八仙桌放在我们面前。那张八仙桌,线条流畅,结构坚实,很是雅致,这就是他那段期间悄悄忙碌的杰作。他说:“山里没什么东西,这张桌子就送给你们,作个念想吧。”我们感激不尽,带着那张八仙桌踏上了新的旅程。我父母很是珍视,尽管后来搬了几次家,但那张八仙桌始终伴随着我们,见证了我们家多年柴米油盐平凡日子里的团圆与欢乐,更成为了我们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

黄支书是一个朴实能干的农民、古道热肠的邻里,是社员心中的暖心支书,是我们这个异乡人的叔伯兄长。黄支书对我们家的好还有很多,他那朴素真诚且充满人性光辉的善举,让我们长长久久铭记在心,不敢忘却。

情于故人重。怀旧是一根柔软的丝线,萦绕于心,让人时时感受到岁月的温度。如今,离开那个村子50多年了,但那些珍藏心底关于黄支书的温情往事,那些美好记忆,如同陈年的老酒,越陈越香,越久越有味!

## 十二岁当县令

清代才子赖志旺的传奇人生

赖金凤/讲述 赖全平/记录

宁化县水茜镇沿口村距县城约30公里,是个乡风淳朴的千年古村,至今流传着清代才子赖志旺十二岁当县令的传奇故事。

自宋代至清代,沿口村隶属于福建汀州府宁化县招贤里,民国时改里为乡。清代同治年间,赖志旺出生在沿口村,自幼聪慧过人,三岁进学堂,七岁能诗赋,熟读四书五经、诸子百家。十岁那年,先生见他天赋异禀,遂与同窗教谕向汀州府推荐他参加县试,未曾想一试天下知,他中了个头名秀才。此事震惊了南方多个州县,因古时地方官有举贤荐良之责,汀州府遂报京城国子监,经复试,果然不凡,遂破格擢升为候缺贡生。

十二岁那年,赖志旺被选任为汀州府长汀县县令。时年,母亲担心他年幼难以做官断案,就想考考他,遂将儿子的几名同窗找来,令一人暗中吃下鸡蛋却秘而不语,其他人泰然无异相。母亲问道:他们之中有一人偷食了鸡蛋,你能判定是谁吗?赖志旺笑答:此有何难!只见他不慌不忙地端出一盆水,令同窗各各自舀水漱口,吐于于盆,果然立见分晓。众人见状,都夸他少年老成,母亲也就放心地让他上任了。

赴任路上,轿夫见坐在轿中的赖志旺是个毛头小子,便有些轻慢,故意一路狂奔,显得他苦不堪言。赖志旺心生一计,想治治轿夫的霸气。当轿夫抬着轿子来到两县交界处的白石岭脚下时,赖志旺令轿夫停下轿子,径直走到一块大石头面前说,前段时间他去过长汀县衙,发现县衙门前一块台阶石,眼前的石头大小正好,他要将它带回去补缺,请轿夫将它搬到轿上。轿夫见那石头少说也有一二百斤,明知赖志旺是故意所为,却又无可奈何,只能暗自叫苦不迭,只怪自己小瞧了那乳臭未干的娃娃官,自讨苦吃。此事传开后,再也无人敢为难赖志旺了。

上任不久,赖志旺就接到一个案子,两家种田人为一只甲鱼打官司,双方都指责对方不怀好意,将甲鱼丢到自己田里糟蹋了庄稼。赖志旺从小生长在农村,一听就知道是怎么回事,原来种田人的田是上下丘,紧挨在一起,当时正值甲鱼产卵的季节,甲鱼爱在坎上坎下到处找地方下蛋,所以爬坏了刚种下的米苗,并非有人故意为之。赖志旺叫两人回去将甲鱼捉到县衙来,他要亲自断案。两人只好从命,想不到,甲鱼上交后却迟迟不见小县令宣判,便问衙役,只道小县令已令下人宰杀“罪犯”甲鱼做下酒菜,没工夫搭理外人。两人面面相觑,似乎明白了什么,便愧疚地相互道歉说:咱俩种了一辈子田,竟不如一个小孩!

又一日,一个农夫和一个樵夫击响了县衙前的鸣冤鼓,赖志旺命两人将两人带进衙门,问:所为何事?一个说久旱不雨,为了种田所以祈日日雨,一个说怕阴雨连绵砍不了柴无法谋生,所以祈日日晴,两人为此事争吵不休遂告至县衙,请县老爷评理。赖志旺笑道:你们回去后只祈白天晴夜里雨便是,退堂!是啊,砍柴人要天晴,种田人要下雨,白天晴夜里雨,谁也不碍谁啊!两人自觉理亏,便各自散去。

赖志旺一生光明磊落,公正断案,深得百姓拥戴,但也得罪了不少权贵,后遭奸人陷害,他刚正不阿,毅然辞官还乡,在家乡沿口一带创办私学,广收门徒,桃李芬芳,为世人所景仰。清代光绪年间,他因病逝世,葬于沿口村后的新田排,享年六十有三。

## 自然密码

探秘山川·解读秘境

## 吊公岭

采录:余道业

矗立在省道304线上的“吊公岭”公路,曾经是尤溪百姓通往三明市区的必经之路。这条让人心悸的“挂壁公路”,位于西城镇麻洋村与管前镇皇山村之间。从高空俯视,它宛如一条蜿蜒起伏的巨蟒,穿行在崇山峻岭之中,尽显其雄伟与险峻。

据居住在吊公岭周边的长辈们叙述,吊公岭,原名董公岭,因紧邻管前镇皇山村的一座董公岭庙而得名。由于各地方言存在差异,以致后来以讹传讹叫成了“吊公岭”。据考证,董公岭庙宇早年就供奉有“董公祖师”牌位,且长年香火不断,为这片土地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。

吊公岭以山峦起伏、险峻陡峭、连绵不绝、路弯坡长而远近闻名。远远望去,整条山脉就像一道矗立在天际的巨大屏障,不由得让人想起李白《蜀道难》的诗句:“黄鹤之飞尚不得过,猿猱欲度愁攀缘”。省道304线改线前,途经这里的司乘人员仿佛在云端之上穿行,个个胆战心惊。20世纪90年代初,我从乡镇调入县城工作,单位、老家两头跑,成了一名在吊公岭公路上行走的常客。那时的交通工具基本都是客车,且路况远不如现在,崎岖的山路让客行车驶得格外艰难。进入吊公岭地界,汽车在爬坡时发出了刺耳的轰鸣

声,车厢内便开始涌动一股不安的气息。晕车的旅客狂吐不已,车厢内哭喊声、呕吐声交织在一起,污臭味弥漫在空气中,让人难以忍受。乘客们纷纷抱怨这糟糕的路况,期盼着能够早日改善。

曾几何时,吊公岭成了许多乘客“谈路色变”的地方。记得在改革开放初期,曾经有一位运输货物的江苏师傅,当他驾驶重型卡车行至吊公岭时,被眼前这条蜿蜒曲折的盘山公路吓得双腿发抖,再也不敢往前开了,无奈只好找了一位当地的老司机帮忙代驾。

高海拔地区天气多变,春天,雨雾蒙蒙,路面湿滑,视线受到严重影响,每经此路,驾驶员都握紧方向盘,瞪大双眼,高度集中精力谨慎前行。进入冬季,寒风凛冽,空气稀薄,吊公岭一些路段常常被冰雪覆盖,不熟悉情况行车至此的外地司机急得满头大汗,望雪兴叹,面对眼前厚厚的积雪,只能规规矩矩地待在车内,耐心等待冰雪融化。有一年将近年关,单位一同事到外地出差,返程时客车在吊公岭被大雪困住,走也走不得,退也退不了,大家心急如焚。见此情景,同事立即下车,扛着行李徒步两个多小时,来到山脚下的麻洋村,托熟人叫来一辆手扶拖拉机,终于在掌灯时分回到县城。

依山而建、号称“十里长坡”的吊公岭公路,从坡谷到坡顶,落

差近300米,沿线几乎都是悬崖峭壁,不慎冲入峡谷的车辆与伤亡人员难以计数。每逢雨季,山体崩塌时有发生,有时遇到大面积塌方,一堵就是几天,有时边清理还边溜方。一次推土机正在作业,溜方直接将推土机推到山下。从泥土堆里爬出来的师傅戏说:自己推了一辈子的土,这次反而被土推翻了。1995年9月,吊公岭发生历史以来最严重的一次泥石流。那天深夜,山洪暴发,河水猛涨,路旁一间加水站被突如其来数万吨泥石流覆盖,一对年轻夫妇被掩埋,最终丈夫获救,身怀六甲的妻子却长眠在深深的泥石流里。相隔不远处有家饮食店,熟睡中的一家三口人,连同店铺一起被汹涌的泥石流卷走,令人唏嘘不已。

恶劣的交通环境,已严重影响和制约着百姓正常的生产生活和经济发展。“想致富,先修路”成为当地政府的头等大事。2009年,酝酿多年的省道304线尤溪县西城至八字桥公路改建工程正式开工。经过建设者们近八百个日夜奋战,一条宽度为8.5米的山区二级公路全线建成通车。昔日那条悬挂在山岭上的公路,随着半山腰两个隧道与城际快速通道的贯通,不仅缩短路程近4公里,而且交通事故锐减。尽管境内已新增了两条高速公路,但往来吊公岭的车辆却有增无减。

青山叠翠映天碧,树木葱茏伴

溪流。吊公岭层峦叠嶂,绵延逶迤,自然风光极为迷人,生物多样性丰富。隐藏在深山老林中无数条山泉从山顶飞流直下,形成了壮观的瀑布群。每当雨季来临,这些瀑布犹如千军万马奔腾而下,声势浩大。分布在山间的溪水清澈见底,潺潺的流水声如同天籁之音,让人心旷神怡。连绵起伏的吊公岭,一年四季风景各异。夏天,山花怒放,绿树成荫,鸟语啾啾。溪水旁,五颜六色的蝴蝶翩翩起舞,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。冬季一到,山顶上银装素裹,仿佛整个山岭都被冰雪覆盖,让人惊叹不已。雨后天晴,吊公岭满山遍野云雾弥漫,云海在山谷间起伏涌动,群山若隐若现,宛如仙境一般,成为许多摄影爱好者争先拍摄的打卡地。每次驱车经过这里,我都会有意放慢车速,还有当地农民创办的生态养殖场,水果采摘园、“农家乐”等。秋收时节,一垄垄金黄的稻谷,宛如一幅山水画,美不胜收。

历经多次的提升改造,如今吊公岭的路况已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,宽敞平坦的公路让行驶变得更加顺畅,沿路两侧的绿化树一路延伸,色彩斑斓,让人赏心悦目。不知从何时起,山脚下、公路旁多了许多橘子树、茶叶园。树荫下,果农在销售自家种植的西瓜、脐橙等应季水果。还有当地农民创办的生态养殖场,水果采摘园、“农家乐”等。秋收时节,一垄垄金黄的稻谷,宛如一幅山水画,美不胜收。

峡谷深邃隔尘音,山水清幽映古心。回望吊公岭这片土地,不禁让人感慨万千,这里既有自然的壮美与神秘,也有人类的智慧与勇气。沉浸在大自然怀抱中的吊公岭,像是岁月沉淀的瑰宝,更是一幅大自然沉淀的青山画卷,等待着人们去发现、去欣赏。



吊公岭 (余道业 摄)